



曹文轩

小说阅读与鉴赏

CAO WENXUAN



曹文轩 著
安武林 评

灰娃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曹文轩



小说阅读与鉴赏
CAO WENXUAN
XIAOSHUO YUEDU YU JIANSHANG

灰娃

曹文轩 著
安武林 评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灰娃 / 曹文轩著 ; 安武林评. — 北京 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 6

(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)

ISBN 978 - 7 - 5301 - 3960 - 8

I. ①灰… II. ①曹… ②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说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0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0281 号

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

灰娃

HUI WA

曹文轩 著 安武林 评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32 开本 7.375 印张 140 千字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1 - 3960 -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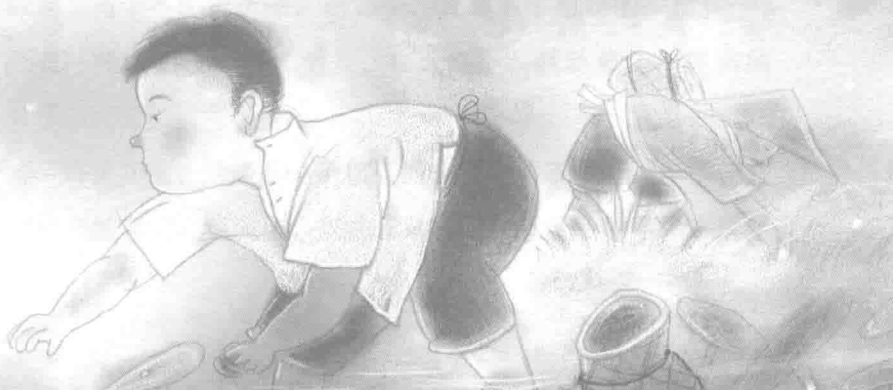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8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- 灰娃的高地 / 1
麦子的号叫 / 32
娃娃们的起义 / 66
六十六道弯 / 100
一只叫秀秀的杯子 / 137
天空的呼唤 / 149
篱笆院 / 160
鸭宝的河 / 179

附录

- 我的作品 / 曹文轩 / 205
童年的阅读经验 / 安武林 / 209
曹文轩出版年表 / 212
曹文轩得奖记录 / 215



灰娃的高地

1

灰娃家从曾祖父那一代，便开始衰败。

情形就像是一棵大树，那大树本来很高很大，枝繁叶茂时，竟能遮天蔽日。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这地下的水开始一天一天地枯竭，而天上又终年不见一滴雨珠落下，最后泥土板结到如石头一般坚硬，铁锨挖下去，几乎能碰出火星。树叶开始卷叶，然后变干、变黄，一阵干燥的大风吹来，那叶子，如成千上万只死亡的蝴蝶，纷纷坠落在尘埃里。随后，光秃秃的树枝又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开始枯萎，一阵干燥的大风吹来，粗细不一的树枝“咔嚓咔嚓”地折断，只落了一地的干柴等人去捡。虽说这棵大树并未完全死去，但树枝已经不住地脱落，树干不断地折断，到如今，只剩下了粗矮的一段树干，还有一两根细枝有点儿活气，在天空下，飘动着几片瘦弱的叶子。

许多年前，这座有一条长街的小镇，差不多有大半条街是属于灰娃家的。而现在，灰娃家只剩下一座低矮的茅屋。这茅

屋坐落在一条巷子的巷尾。它本是灰娃家的牲口房。门窗早已破损，墙壁到处是裂缝，到了冬天，尖厉的寒风从这些缝隙钻进屋里，直吹得灰娃家的人缩在薄被里瑟瑟发抖。

灰娃的老子是个跛脚。

跛脚老子经常喝酒，一喝就醉。醉了，就会抓住灰娃的胳膊，把他拉到门外，对他说：“瞧见这些瓦房没有？瞧见没有？这一幢一幢的瓦房，早先都是我们家的！从你爷爷的爷爷那一辈，开始卖这些房子，一幢一幢地卖了出去。也不都是卖掉的，还有不少幢，是被他们……”

那时，跛脚老子的眼珠红得像黑暗中燃烧的烟蒂。

他颤抖着手，指着那些瓦房：“是……是被他们硬……硬抢去的！”

有时，跛脚老子，会像小孩一样“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

“我们家，哼！早先我们家，是这镇上最风光的！”跛脚老子顿时满面红光，身子摇晃着，抓在手里的酒瓶，像钟摆一样摆动着。

灰娃总是疑惑地看着跛脚老子。因为，有一次，他对天鱼和黑葵说了一句“你们家的瓦房原先都是我们家的”，结果被他们拳打脚踢，狠狠地揍了一顿，并且得到严厉的警告：“以后，你要再胡说八道，就一定揍扁了你！”

当跛脚老子再一次喝醉，再一次向灰娃吹嘘昔日的荣华，而灰娃再一次疑惑地看着他时，他一把揪住灰娃的衣领，将他

往镇子后面的那片荒野拖去：“你还不信！走，去看看我家的祖坟！”

灰娃赖着不走。

酒后的跛脚老子，力大如牛，由不得灰娃赖着不走，像拖一条不肯回猪栏的越栏放荡的小猪，硬是把他拖到了镇子后面那片荒野。

荒野早已是一大片坟场，无数的土坟，星罗棋布，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大河边。有一座超大的坟墓，恰如一座山头，矗立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土坟中间，一番鹤立鸡群的神气。

“那，就是我们家的祖坟！”

跛脚老子指着那座大坟，对灰娃大声地说，浓烈的酒气从口中喷出，融入到荒野清纯的空气中。

“瞧瞧那些人家的坟，不就是一捧一捧黄土嘛！可我们家的祖坟是什么？是座山！”

跛脚老子坐了下来，将手中的酒瓶用力往浮土里一杵，顺手将灰娃拉到他身边坐下，接着滔滔不绝地向他诉说那些早已逝去的辉煌。他告诉灰娃，他们家曾经拥有过五条大船、七条小船、八头牛、五条驴、两个磨坊、一个商铺、房屋无其数、田地一直延伸到天尽头……

跛脚老子说到兴奋处，抓起酒瓶，仰面朝天，“咕嘟咕嘟”几口。

不一会儿，跛脚老子醉倒在了草丛里。

灰娃没有走开，依然坐在那里，眺望着远处的那座“山”。

有几只乌鸦，不时地从一棵老树上飞到一座坟上，又从坟上飞到老树上。一只野兔立直身子，机警地向灰娃看了看，放下身子，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跛脚老子的鼾声，在灰娃的身边声势浩大地响着。

太阳光强烈起来，荒野深处，天空下，空气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，并不时地闪耀着亮斑，坟场仿佛处在梦幻般的水帘里。那水帘，薄而透明，又像是冬季大河上刚刚结上的冰。

十三岁的灰娃，眼睛半眯着，目光里满是迷茫和疑惑……

2

灰娃是一个不很机灵的孩子，甚至显得有点儿呆头呆脑。他不太爱说话。说话时，显得很费力，脸都憋红了，憋大了，才说出几句话来。坐在教室里听课，双眼倒是瞪得大大地看着黑板，但很明显，老师讲的话，只是像风在他耳边轻轻吹过，并没有往脑子里去。他已留级两回了，坐在比他都要小两三岁的孩子们中间，高出一头，他感到很不自然，常常将身子缩成一团，像一条受了惊动的虫子。

镇上，所有的孩子都不爱搭理他——也谈不上爱搭理不爱搭理，在他们的感觉里，这小镇上，就好像没有一个叫灰娃的

人。他只是他们脚底下的一块石板，天天在上面走，却又总不注意它。

他只能待在他们旁边，或是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。他在一旁看他们打架，看他们争吵，看他们躲猫猫，看他们翻墙入院偷人家树上的柿子；他跟着他们奔跑，他们欢叫时，他也欢叫，他甚至有时会跑到他们的前头，但不一会儿发现，他们往另一个方向跑去了，他又落在了后面。他们是一群鸟，一群一样的鸟，他们有他们的天空、大树，或飞或落，好像都有一个同样的心思。而他却是另一种鸟，甚至都不是一只鸟，而只是一片与鸟毫不相干的东西，一片树叶，或是被吹到天空或大树上去的一张破报纸。

他们本应一眼就能注意到他的，因为，他永远穿着这镇上最脏最破的衣服。

可是，他们眼里，就是没有灰娃。

灰娃把锅底灰抹在脸上，在街上跑，从东跑到西，再从西跑到东，倒也吸引了不少孩子观望，甚至还跟着他跑了一个来回，但不久，就对他失去了兴趣，回他们的世界里去了。

有一回，他爬到了砖窑的大烟囱上。那烟囱有三十米高，朝顶上看，就见飘动的云彩，都快要碰撞上了，只要想一想爬到最上面，心都会颤，双腿都会抖。

这一回，观望他的不仅有镇上的孩子，还有镇上的大人，烟囱下挤满了人。他们一个个仰望着他。

他往下一看，看到了无数亮闪闪的眼睛。

他盘腿坐在烟囱顶上，将双臂抱在胸前，面孔微微上仰，望着乱云飞渡的天空。

大人们呼唤他赶紧下来，孩子们则向他拍手欢叫着。

他没有很快下来，依然坐在烟囱顶上，那样子仿佛在告诉下面的人：我不下去了！

大人们终于失去耐心，或是回到各自的屋里，或是去忙要忙的事情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孩子们仅为一只被老鹰击伤的鸽子，“呼啦”，全都跑掉了——他们看到，那只鸽子，摇摇摆摆地飞了一阵之后，往镇东头的庄稼地里落下去了。

烟囱下空无一人，只偶尔走过一条狗。

灰娃还坐在烟囱顶上。有个大人出门办事，一抬头见到他还在烟囱顶上坐着，对一个迎面走过来的人说：“这小子还坐在烟囱顶上呢。”那人抬头看了一眼：“摔下来能摔死！”两人对答着，各自往自己的方向走了。

傍晚时，他才从高高的烟囱上爬下来。

有一条狗蹲在那儿，好像在等他。

他决定把这条狗带回家。

这是一条小狗，灰黑色，很脏，很瘦。它不是这个镇上的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流浪到了这儿。

他把小狗抱了起来，用脸蛋在它的脸上贴了两下，往家走去。

小狗很乖巧地待在他怀里。他心里很高兴。当小狗伸出软乎乎、湿漉漉的舌头在他的脸上舔了几下之后，他的鼻子酸溜溜的，眼泪差点儿流了出来。

第二天，他带上小狗走出了那幢低矮的茅屋，走出一条狭窄的长巷，走上了贯穿东西的长街。

仅仅一夜，小狗已与他混熟了，不住地迈动四腿，紧紧地跟着他。

他很有点儿得意，眼睛只看前方，绝不向街两边张望。

有几个孩子看到了，一时不知如何对待眼前这一情景，只是一声不吭地看着。

灰娃大摇大摆地走着，脚步声有点儿大。

小狗有时会暂时偏离他的路线，往街边走去，绕着一团破布嗅着，或跑到一个人家的门口，将前爪搭在门槛上，向屋里张望着。

灰娃就会喊一声：“狗！”

小狗听见了，立即又回到了他的身后。

在灰娃领着小狗从街的西头走向街的东头时，坐在门槛上、双手抱着一只大碗在喝粥的黑葵就已经看到了。他不再喝粥了，而是将碗放在双膝之间，默不作声地看着。当灰娃领着小狗从街东头往街西头走时，他已早早地站在了街当中。

灰娃领着小狗走过来时，黑葵还主动往旁边闪了一下。等灰娃领着小狗走过他的身边之后，他又站回到街当中。他没有

做出任何动作，只是望着挺着身子、头也不回地向前走的灰娃和闪着细步跟在灰娃身后的小狗。

灰娃领着小狗已走出去四五十米远了。

“狗！”黑葵忽然叫了一声。

灰娃和小狗都回过头去。但灰娃只看了一眼黑葵，就又掉过头去。

小狗却一直向黑葵张望着，仿佛在辨认着他。

黑葵胖胖的，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，一边望着小狗，一边慢慢地蹲了下去，嘴里不住地唤着：“狗！狗！狗！……”

灰娃发觉小狗没有跟上来，回过头来：“狗！”

小狗惊了一下，立即掉过头去望灰娃。

“走！”灰娃说罢，掉过头去，继续往街西头走去。

小狗稍稍犹豫了一下，跟上灰娃。

“狗！”黑葵大声唤道。

小狗听见了，又转身面对着黑葵。

黑葵从口袋里不知掏出了什么食物，放在地上，一边用手指不住地点着地上的食物，一边唤着：“狗！狗！……”

小狗回头看了一眼灰娃，向黑葵跑去。

“狗！”转过身来的灰娃狠狠地在青石板上跺了一脚。

小狗停住了，一会儿看看灰娃，一会儿看看黑葵，一副犹豫不定的样子。

“狗！……”灰娃和黑葵都在不住地唤着。

小狗在考虑着究竟走向哪一方。最终，它歉意地看了看灰娃，朝黑葵跑去了。

灰娃追了过来，但黑葵领着小狗，已进了他家的院子，并随即把院门关上了。

灰娃趴在门缝上往里头看了看，只见小狗摇头摆尾地跟着黑葵，心里很愤怒。他抬起脚，本想朝黑葵家的院门踢一脚的，不知是因为黑葵家的院门又高又大又结实，怕踢疼了脚，还是因为不敢，就又将抬起的脚放下了。最后，只是向黑葵家的院门吐了一口唾沫，扭头走了。

灰娃没有回家，往镇子后面的荒野走去了。

他在大大小小的土坟间穿行，最后来到了那座大坟跟前。

真的很高大呀！

他久久地仰望着大坟。

树上，有乌鸦叫唤。

灰娃爬上了大坟。当他站在大坟顶上，向前看去时，只觉得大地十分辽阔。他转动着身体，向四周眺望着。后来，他在坟头上坐了下来。他低头去看其他的坟丘，觉得它们是那么的灰暗，那么的荒凉，又是那么的渺小。他一撇嘴，讥讽地笑了……

3

只过了两三天，黑葵对小狗就失去了兴趣，将它赶到了门外。

但小狗在门外呜咽着，用前爪不时地抓挠院门，不肯离去。

黑葵打开门，吼叫了一声：“去！”“哐当”将院门关上了。

灰娃正走到这儿，看见小狗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想再次收留它，就走了过去。可就在他打算将小狗抱起来时，小狗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随即在他的胳膊上咬了一口。

灰娃立即扔掉了小狗。

咬得倒不算厉害，只留下两道血印，但灰娃沮丧极了，趔拉着一双破鞋，在青石板路上情绪低沉地走着。

不一会儿，黑葵从他的身边跑了过去，那小狗一路上跟着。黑葵几次转身轰赶，并大吼一声“滚”，小狗却缩着身子蹲在地上，见黑葵转身跑向前去，又死皮赖脸地跟了上去。

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广场。

今天星期天，那里已聚集了许多孩子。他们好像在等黑葵。

等灰娃慢吞吞地走到小广场时，孩子们已分成两拨，天鱼一拨，黑葵一拨。他们今天要玩“攻打”。所谓的攻打，就是一拨孩子守卫一座废弃的粮仓，另一拨孩子攻打粮仓。但因还缺一个人，两边的人数无法做到相等，这攻打一时还不能进行。他们一边在搜罗攻守的武器，一边在等待另一个孩子走来。

走来的是灰娃。

但他们好像没有看到灰娃似的，依然在为缺一个人而焦急着。

灰娃在他们眼前晃动着。他讨好地向他们笑着。

孩子们的目光，要么等他走开时再往前看，要么就把目光转向另一边。

等了一阵，见没有孩子再走过来，担当攻打的黑葵说：“我们少一个就少一个。”

黑葵的这句话刚说完，孩子们“呼啦”都跑向了小镇南边的粮仓。

小广场上，就只剩下了灰娃。

他看着有点儿蒙头蒙脑的小狗，轻轻唤了一声：“狗！”那条小狗却毫不理会，“呼哧呼哧”地追赶孩子们去了。

灰娃像一根木头立在那儿，眼睛看着粮仓的方向。那时，奔跑的孩子们身后是滚滚的灰尘。

那小狗在灰尘里时隐时现。

孩子们，还有小狗，终于消失了。

随即，响起热火朝天、汹涌澎湃的厮杀声。

其间，还有“哎哟哎哟”的叫唤声，很显然，有人被瓦片砸中，或是挨了一木棍。这种带有几分血腥味的叫唤声，让人感到很刺激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小狗“哇哇哇”地叫唤起来，很痛苦。大概是因为它在孩子们脚下乱走，被谁一脚踩着了。

灰娃盼望它回来，但最终也没有看到它的影子。

厮杀声越来越激烈，好像攻打已到了白热化的阶段。受伤之后的叫唤声、呻吟声也越来越严重了。

灰娃禁不住向粮仓方向跑了十几步后停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用双手捂住双耳，掉转身往与粮仓相反的方向跑去。

他一口气跑进了那片坟场。

他爬上了他们家那座大坟，盘腿在坟头上坐了下来。

燥热而喧闹的夏天已经过去，现在已是秋天。秋天是多彩的，却又是宁静的。天很高，仿佛正一天一天地飘向无限的高处。也很蓝，是那种水洗之后没有一丝杂质的蓝。坟场周围的稻田已变成金黄色，此时，正在阳光下反射着金子一般的光芒。坟场的杂草正在枯黄，但却有一些要在秋天开放的花，东一丛西一簇地开放在杂草丛中。乌鸦们歇在树上，仿佛在考虑一个问题：秋天过去，便是冬天，树叶将全部落光，那时，我们该飞往哪里？

灰娃坐在坟头上，俯瞰着大地上的景色，心渐渐安静了下来。

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有南风吹来，那一个个立在稻田里的稻草人都活动了起来。展开的双臂上悬挂的草把或是破旧的芭蕉扇，在风中一个劲儿地晃动。

灰娃仿佛看到了一群孩子。这群孩子正跃跃欲试，要向他发动进攻。

他站了起来。

一眼望去，到处都是稻草人。

他冲下大坟，跑向稻田，跑向稻草人。他将这些稻草人接二连三地拔了起来，然后分几次抱到了坟场里。有十多个稻草人，他或是把它们放在坟丘上和草丛中，摆出一副埋伏的样子，或是将它们斜插在泥土里，摆出一副冲锋的样子。这一布置，花了他很多时间。他回到大坟顶上之后，往下看了看，非常满意。他再一次冲下大坟，然后在坟场里搜罗一切在他看来可当成武器弹药的东西：碎砖、瓦片、石子、棍棒……他来回十几次，把它们都运到了坟头。

现在，他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。

他冲着那些稻草人叫喊起来：“有种的，就冲上来呀！”

随即，他开始对它们展开了第一轮轰炸。当碎砖、瓦片击中稻草人时，他就会在坟头上跳起来欢呼。

几轮轰炸之后，他拿起一根木棍，像端着一支带刺刀的长